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八十八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說郛卷八十八上

元 陶宗儀 撰

書史卷上 米芾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録河間古簡為法書祖張彦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甞賞閲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髙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閲書白首無䰟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玩表晉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

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閲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

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二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涣之飲於李氏園池閲書畫竟日未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褾破爛無竹模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余尋製𢷤棗軸池中拆玉軸王涣之加糊共裝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温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竇蒙審定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搨遂全暈過後歸副車王詵家分為三帖云失謝安帖以

墨重暈唐人意寳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為戒李瑋云亦購於王氏
又黄素黄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縫有書印字是曽入鍾紹京家黄素縝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卷末跋台僊二字有陳氏圖書字印及錢氏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隂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黄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遺光禄朱卿卿名友文即梁

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于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為寫道德經當舉羣鵝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黄庭經為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黄庭經多惡扎皆是偽作唐人以畫賛猶為非真則黄庭內多鍾法者猶是

好事者為之耳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葢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頴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

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怪多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王羲之王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帖云官奴小女王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

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克已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神妙右軍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

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黄麻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筯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

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𠫤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瀲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貞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為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𢡱慕而以前帖為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歴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

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為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髙郵并收得褚遂良黄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背之官詣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楚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蜫亦欲往别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捬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

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博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

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為子敬也縫有貞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曽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為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

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辨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為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葢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葢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

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黄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黄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卜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曽經人用薄紙搨書墨跡透數行仍污浄地深可歎息其家又

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于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譜在

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賛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云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黄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真跡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清汝欽家古黄

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竇蒙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偽作薫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肯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為戰場極令人悁

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忽忽善錯也一云謝書云云今送一云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碁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扎也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

絹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髙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為然亦佳作令人不能為也又王珉書真草是真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真有阮研草帖奇古非偽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為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

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妝智永書未有若此真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傅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荆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

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柬帛所加樵蘇必禁荆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紙榻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辨是雙鈎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鈎二字則皆以為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榻書内一幅麻紙是真跡末後一幅上有雙鈎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真跡一卷

各以一幅真跡在中榻為數十軸若未無鉤填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婿也有古跋云契潤艱難不敢失墜

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并處令為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相跋為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令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參政跋

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馬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髪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㨂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懐字内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𨫼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硍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

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繡繅金鐍瓊機錦綺猗歟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

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余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采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别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織縣獄狀硾熟紙韓退之以用生

紙録文為不敢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内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横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顔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温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内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為然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真字云疎拙抵罪聖慈含弘猶佐
列藩不遠伊邇是也字類糾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
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真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
又曰為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類帖乞米帖及李太
保帖
朱巨川告顔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
為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衆處

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為秘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艷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

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
並同甃矣亦可歎息也或謂竊為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魯公妙跡又有與夫人帖一
幅當是其婕今在王詵家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勰處世多石刻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裔言在兄處副車之孫也
懷素絹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第
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

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

已下題令歸章公惇

懷素千文絹本真跡在蘇液家沈遘家刻板本是後歸

章惇家

懷素詩一首絹上真迹王鞏易與王詵家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為二十餘處王詵

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

幀易與王詵

懷素書任華歌真跡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王詵家詵云尚方有其後三幅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緑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纈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子為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自敘真迹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髙少時絹上草書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諸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黄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真跡

唐率府長史張顛字伯髙真跡四帖在杭州陸氏大姓

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顔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顔二帖小襞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學關因借摹三大帖余丱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桂林關杞為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官潭關杞通判郴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為錢塘令因陸氏子登第者來謁與關同往謝而閲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詰之蟫蠹而言嘉祐中為太守沈遘借閲拆留余遺工

摹餘帖即歸詰遘弟邀時為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余往見遂得閱後購得之

張伯髙虎兒等三帖楮紙非真跡在王詵家蘇氏物也

黄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此為故事也

張伯髙賀八清鑑帖楮紙真跡字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伯髙第一書也蘇液家世多石刻後歸章惇家伯髙

全本千文曾孝藴云在京師謝氏處謝氏景温寳文遠

族也
伯高五帖黄麻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興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遂語斷處即剪作一軸黄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真跡亦無古印跋
唐坰處黄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是

暮年真跡每辨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唐徐鉉跋為人偽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黄麻紙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為智永書余閱其前空才字全不書固已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雙鉤唐摹在關杞處上有褚氏圖書

古印闕嘗謂余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栱內藏一函古摹帖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毫髮乾濃畢備闕與僧善購得枕卧十闕九奉書寧三帖虞書積時帖古雙鉤摹在洛陽李熙處維之孫也縫亦有褚氏印余嘗借摹

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鉤摹本在鮑傅師家後為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為羲之書龍聾瞽可笑

虞世南書經在虞僧寺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真跡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真跡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煞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塟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褾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褾云

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冠章賀拔惎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真隷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為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絶不曾見真跡摹本批卧積時蚺牙頭風四摹帖一闋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

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楮紙上真迹在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寺詩在潭州道林寺四絶堂以杉板略薄布粉不蓋紋故歲久墨不脱至裴度書杜甫詩粉多只存一甫字在松板節余嘗為杜板行以紀其事沈板余官潭留書齋半歲臨學後為摹石僧希白摹務欲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楮冊小楷在潭

州南楚門外胡世淳處

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在潭州道林寺筆力勁險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真率可愛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真字八九分行字肥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唐賊張廷範亦學歐陽詢多有此賊跋一雙鈎摹歐帖上有此賊印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為所寶之

寶皆學歐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時衰代替賊之所好涉于衣冠此攘奪所生也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剪除既著其賊又為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扎印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為賊之著也嗟乎國初孫妃弟驃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黄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温

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玄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陁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帖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壓不見其所出余家得正觀

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真跡

與石刻帖並無此也字耳

書史卷下　米芾

歐陽詢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公直清處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鞏家今歸王詵家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

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迹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肴亦不肯出欲沿幹至越會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陸東之十八學士贊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老子西昇經裴度柳公權跋為褚公書與閻立本畫圖同在馮當世家吾見之皆非也是唐初書畫與柳跋是真跡二君亦不能鑒耳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在尚書李常家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師府暇日出書因請摹石乃李東之少師也洛陽人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唐李邕四帖内一帖碧牋有唐氏雜迹印勾徳元圖書記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自丁裔大夫歸章惇家丁晉公故物也

多熱要葛粉帖白麻紙上有唐氏雜迹印陳氏圖書印

勾德元圖書印乃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
州支使吏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真迹余過
莆上於吏庚處易得之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吕公孺處
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黄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
第二縉雲帖淡黄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户部
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
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髙公繪第三余以六朝
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忌記數種物

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牋臨三帖與真無異呂復

攜去裝褫矣陳氏台僊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

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

人通史學

馮京家收唐摹黄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

一種偽好物

李錞收唐人歐行書兵箴劉沖之丞相家物

劉涇書來漣漪曰收唐絹本蘭亭無奇獲且漫眼耳殊

非自標制語也余答以詩曰劉郎無物可縈心沈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漫眼猗嗟斯人今寶斷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踞閣墨皇三復返君貽余詩嘗曰祕笈墨皇曾敬識林希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雲水墨皇猶居玉樓風壺嶺謂硯山也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為守得摹帖一卷乃曹參軍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歘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

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逹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偽愛之以貞觀字印之入御府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歴年二十著詩論草隷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

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錞皆貞觀間一種僞好物

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熳縱逸類顔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澥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僊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楮紙

上詩云春來氷未泮冬至雪初晴為報方袍客豐年瑞
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盎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
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余始識荊公于鍾山語及此公大
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等字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真行甚好
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太和印及
題顯德歲當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吾答
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

甚妙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軍二帖貞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遂以所居命為寶晉齋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濶四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僊錦一同雲鳯山禽猿鹿如畫也

余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獲于蘇激家後有倩仲跋余

題詩曰貞觀欵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何為寥寥
寶是似遭亂真歸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自名家
殊未智嗟爾方來眼須洗玉躞金題半歸米又和云雲
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真濟美張翼小兒寧近似滄
溟浩對跡跨水騰蛇無足躡多趾以假易真信用智黿
澼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又和云直裂紋匀真
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誤疑似有渭方能辨
涇水真偽頭面拳跌趾久假中分辨愚智寶軸時開心

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黄庭堅和題于後云王令遺墨方尺紙尾題倩仲實子美百家藏本略相似如日行天見諸水拙者竊勾輒斬趾田恒取齊并聖智錦囊昏花百過洗湖海濯纓人姓米蔣之奇一韻和三首吕升卿和二首林希和三首劉涇和兩首余章和一首余後二首又再和者共成一軸林子虚借去未還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盡是面覿西南

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
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顔書太沖序乃其祕
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敖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次得
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
吴融司空圖贈詈光歌張顛詈光亞栖等書韓馬戴牛
又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内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
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坰處易得右軍尚書帖云得

于僧清道亦有貞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嗟嘆云相府所有殆不過是希嘗見閣下一卷貞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匀若偽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愠甚懶展閲愠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輿過林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此公精思如此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是陳子鸞未經余

目後薛紹彭書來亦云六朝書又得梁武像見報余時
使漣漪答君詩云劉郎收畫早甚早折枝花草首徐熙
十年之後始聞道取吾韓戴為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奥
學者信有髓與皮始知十簏但遮壁牛馬祇可裹弊帷
峩峩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冠䌫武士後列肅大劍
宮女旁侍鬟脩眉神清眸子知寡欲菡露唇反法定饑
世人覩服似摩詰不識六朝居士衣僧繇勿輒亂唐突
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盧何物望藩籬

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縁顧筆在漣漪劉君既收右軍子鸞帖作賛見寄其略曰執黒帝矩作黒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時君罷虢州未别除余戲答曰清明去郡則得郡安用作業解洗業以戲之薛紹彭以書畫情好相同嘗寄書云書畫間久不見薛米余答以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劉涇過薛見書大叫書來云云余答以詩云唐滿書奩晉不收却縁自不信雙眸發狂為報

豢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劉君儁不收晉帖云無真只收唐帖故有是句

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於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芾笑曰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

二十餘帖傚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君以為真余借不肯出今在黃村家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刻石右軍帖尤多

裝書褾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紙多有益於書油拳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匀硾之易軟少

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𣫍為澄心可笑一卷即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洗浸一夕明日鋪於車上𤏲乾漿硾已去紙復元性乃今池紙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蕩滌而𤏲古紙加有性不糜薑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

下自傍濾細皂角汁和水霈然澆水入紙底於葢紙上用活手軟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内外如是續以清水澆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葢紙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免摺背重硼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頭相挂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古人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今俗人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

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為堅所隱字上却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王詵家書畫屢被揭損余諭之今不復揭又好用絹背雖熟猶新硬古紙墨一時蘇磨落在背絹上王所藏書譜桓謝帖俱為絹磨損近好事家例多絹背磨損面上皆成絹文余又以右軍與王述書易得唐文皇手詔以熟花黃綾背詔面上一齊隱起花紋余尋重背以台州黃巖藤紙硾熟揭一半背滑淨軟熟卷舒更不生毛

余家書帖多用此紙一一手背手裝方入笈古背佳者先過自揭不開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紙四邊著糊黏桌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硼壓之紙乾下自乾慎不可以帖面金漆桌揭起必印墨余背李邕光八郎帖光王琚也揭起黏一分墨在金漆桌上一月餘惜不洗桌此帖今易與王詵上有唐氏雜迹陳氏圖書印得于石夷庚昌言故物也後石攜第三厲少府到京帖王因與以五十星洗鑼不肯易今居陳州有右軍右鳳

池紫石硯蘇子瞻以四十千置往矣古硯心凹所謂硯瓦如銅瓦筆至水即圓古書筆圓有助于器也今世傳古畫晉賢圖猶存其製余收晉硯一智永硯一心如臼天章寺僧所獻也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裹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為裹鮓帖兩幅是冷金硬黄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

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

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内異熱一帖歸薛紹彭

王詵收勑二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日月到真鄉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

又知唐勑制皆真名不花押令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

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八十

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耆題三字余得於王詵以文皇手詔易之文皇詔宋素臣尚書家物余跋贊云龍彩鳳英天開日升亟戡多難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動神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簡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筆也是書障索潤筆簡

呂昌道大夫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家

又王欽臣侍郎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緑地雜色纈上草書老筆特妙

吕穆仲侍郎收李陽氷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

文勛有一軸黄麻篆陽氷少時書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迹一卷是唐坰言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笑

唐玄度諸體書粗有古意李瑋家一樣有兩册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題曰其一徐浩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螭鈕王雀鈕何所審定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為之取水德而魚蟲鶴蟮蛟龍皆水族物大略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真符爾

闢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真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畫摹多似人物馬牛尤易似書臨難似第不見真耳對之則慚惶殺人

蘇州邵元伯中允之子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鑑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敘嘗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真跡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

法書要録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摹得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為馬玘借去未還

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

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

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

未有此書内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遂

以為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
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
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
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幅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
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
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太夫人告
贄為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因每以鑒定相髙得

失評較余在漣漪寄君詩云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
老同倘佯天下有識誰鑒定龍宫無術療膏肓淮風吹
戟稀訟牒典客閑閤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
研龜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桂實時飄香銀淮燭
天限織女煙海括地生靈光攜兒乃是翰墨侶挾竹不
使輿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𩨂几鋪雲肪依依煙
華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持此以為風月伴四時之
樂渠未央部刺不糾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

天烏冒客胡不東來從此荒
薛書來云購得錢氏王帖余答以李公炤家二王以前
帖宜傾囊購取寄詩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
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疑張顛與柳頗
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獦獠小解事僅趨平旦如
盲醫可憐智永硯空凹去本一步呈千嗤法帖所載可見已矣
此生為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工
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忘高貲殷勤

分治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薛和云聖草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著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流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真唐隋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即今叅必無褚獠寧磬動欲千金貲古囊褫繈縹可復得白玉為躞黃金題螽謂弟子索重價難購也

薛書來云新收錢氏子敬帖獻之字上刮去兩字以為孤子余以為操之字俗人恐以為操之故刮去因寄詩為梁唐不收慰問帖云蕭李駸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吏刼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輒畫相後人眼徒貶君和云聖賢尺牘間吊問相酧答下筆或無意興合自妍捷名迹後人貴品第分真雜前世無大度危亂相乘躡白髮如蓮帽騗馬似瓜貼觸事為不祥凶語棄王躞料簡純吉

書乃有十七帖當時博搜訪所得固已狭于此半千歲
歷世同灰劫真聖掃忌諱盡入淳化箧巍巍覆載量細
事見廣業唐人工臨寫野馬成百疊硬黄脱真迹勾填
本摹榻今惟典刑在後世皆可法
薛書來論晉帖誤用字余因作詩云何必識難字辛苦
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
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余嘗磓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

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繭髙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繭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嵒難乏硯世間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其論筆硯間物云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苔更須加萬

杵自對翰墨卿一書當千戶無錫唐氏有雙鈎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坰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搨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為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勰

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緑穊花綾是唐人勾填圈深墨淺夫金玉為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則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小不為篤論人人若同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榻而藏諸何陋之有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收

貞觀印縫帖若是黏著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府葢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天寶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慳也今書更無一軸有貞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唐自是習成秘閣風氣相髙至梁容將太常卿張廷範唐賊猶收書至多賊侵衣冠士

崇殖貨所謂彝倫是何氣象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往往使老婦駔攜書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加多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解后去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具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為太尉書駔平生欲調洛蘇一官以購書畫不

可得今老矣目加昏鑒不能精也

胡奕修家有徐浩書經未見

真紙色淡而匀净無雜漬斜紋皴裂在前若一軸前破後加新甚衆

薫紙煙色上深下淺染紙濕色紙紋摟麈勞紙作甕紋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偽作作者必異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

僞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如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窣相不被罷雖没猶貶中書仍屢絶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也

御史臺印左㕔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宣撫使印從亡自置鮮有復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

貞觀開元皆小印使於印縫弘文之印一寸半許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刓角一寸已上古篆於鶺鴒頌上見之餘處未嘗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皺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

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吕彦直今在三館為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鈎書帖又嘗見摹黄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者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是時不謄録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

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
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
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
中宗室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
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說郛卷八十八上

說郛卷八十八下

元　陶宗儀　撰

海岳名言　米芾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

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葢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隷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大隷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

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筭勺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勺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

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已來

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

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

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

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

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撃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鷰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為醜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説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顔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

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葢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隷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籕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隷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顔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

子敬體之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

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為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

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黄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翰墨志　高宗御製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横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黄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若小兒輩亂真况流傳歷代之久贋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

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蔗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髪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潲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麄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府所藏

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帛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書漠然略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

言米芾喜效其體葢米法㪍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痩健姑得時譽猶恨絶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為絶賞繼蘇黄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

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葢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嚴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劒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頴脱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髙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隷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内芾於真楷篆隷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濶步氣韻軒昂殊未

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醖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亦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又

一帖云乘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為户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為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異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隷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軼反是

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删難省煩損複為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為也又其敘草大畧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為得法必至於此

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羣情運用略無

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嘆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

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茖霅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為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徽硯既用則此石為世所略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體就中之字有二

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秘府先帝時又加采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探

討命蔡京梁師成黄冕輩編類真贗紙書縑素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為軸秘在内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為寶後有内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褾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褾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二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

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何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漢周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置坐右以為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工便為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為聖跡勢合卦象

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尚髙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犇或草聖草賢或絶倫絶世宜合天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思陵書畫記 周密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閑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嗜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琰黃冕魏茂實任源等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考

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其裝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儀式余偶得其書稍加考正具列于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上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簽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緑簟文錦裏

大姜芽雲鸞白綾引首　高麗紙贉

上等白玉碾龍簪頂軸或碾花　檀香木桿

鈿匣盛

上中下等唐真跡內上中等並降附米友仁䟦

用紅霞雲鸞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上等用簪頂餘用平頂　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真跡并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雀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贉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贉卷縫用御府圖書印刻首止下縫用

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白玉軸

御書臨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內長篇不用邊道依古厚

紙不揭 不背

用氊路錦　衲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皂鸞綾褾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内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標　蠲紙贉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

様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贉

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褾　紫絁尼裏

指光紙贉　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内府圖書内殿書記印有或題跋

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

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贉卷後

蘇黄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

用皂鸞綾褾　白鸞綾引首

夾背蠲紙贉　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内府圖記

米芾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蠲紙贉

象牙軸

用内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彥明同共編類等第

每十帖作一卷　内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鉤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褾　瑪瑙軸或象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内府書記印後用

紹興印仍將元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横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　青緑簟文錦裏次等用碧鸞綾裏

大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贉

上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上下褾　碧鸞綾引首

碧鸞綾託全褾軸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玉軸或瑪瑙軸（内下等并贉本用皂褾）

色軸　蠲紙贉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褾　碧花綾裏

黄白綾雙引首　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横軸

用皂鸞綾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古玉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横軸　陳子常承受

撍𥢆錦褾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瑪瑙軸

諸畫並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經帶四分

上褾隊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褾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褾除擫打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褾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横卷褾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濶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真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上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臣

帖並御書面僉内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裴禧書

應書畫横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法書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黄晃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書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文字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褙

應搜訪到古畫内有破碎不堪補褙者令畫房依原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書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則令
曹勛等定驗別行譔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濶八分
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高七寸半　每行濶六分
共四十二行

真草千文闌道七寸二分　每行濶八分

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濶八分

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濶六分

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濶九分

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

摹本矣

應古畫裝䙙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濃豔亦

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褙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襯皆唐名士多於闌

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髙格者隨

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䙙

内府裝䙙分科引試格式

粘裁　揩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驗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褙匠也本朝秘府謂之裝界即此事葢古今所尚云

歐公試筆　歐陽修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余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凄

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寳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

石暉為佳葢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

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髙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説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二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牎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

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甞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甞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甞有初不

自喜隅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静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

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斵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逭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虚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

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蔂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絶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

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予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

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

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為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僊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稲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

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

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羇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一作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目以）為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者變格為

文迨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别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

及齋賢午橋别墅者濟忽然曰昔為緑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説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静則安晦所以畜用静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恥説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物

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

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予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没於余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

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絶人之姿信天下之奇

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說郛卷八十八下